

我与人民政协报同行

人民政协报创刊四十周年征文选登

王任重同志的茶杯

孙炜

30多年前,我于1991年间拍摄过一张照片,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与另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先生在交谈。看过这张照片的人,大多会将视线停留在左下角:这的确是王任重同志晚年所使用的随身茶杯,看似再简陋不过,却令人难忘。

这是一只“废物利用”的茶杯。它的前生,本应是一个玻璃质的水果罐头瓶子。水果吃掉了,瓶子不忍丢弃,于是演化成为他的日常茶杯。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那个十分精美的茶杯套,纯手工钩织,图案复杂,花色繁多,堪称巧夺天工。在那一针一线间,编织出一缕缕人间温情,依旧能从照片上散发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不久前,报社的一个女孩子曾看到了这张照片,瞪大了眼睛,叹为惊奇:“哎呀,这个杯套钩得太讲究了,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现如今,怕是再没人能有这种女红本事啦!”可在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物资贫乏,大家的收入都有限,社会上很多

女同志都热衷在家编织这样的手工艺品。我家邻居是一位下岗女工,我曾亲眼见过她为亲人编织过这种茶杯套,既省钱,又实用,还美观。

今天再来端详王任重同志的这只茶杯,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家人对他的深情厚爱,同时,也能感受到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王任重同志简朴、随和的生活态度,以及那种与普通群众紧密相连的生活情愫。当然,他的亲民作风随处可见,我本人还亲身体验过。

我是1989年底来到《人民政协报》当记者的,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能见到王任重同志。曾是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于1988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记得有一次,我骑车去全国政协礼堂采访,因为去得比较早,人又比较累,就打算去小会议室小憩一下。推开门来,见到了王任重副主席已经坐在里面,本想退出,不料他主动跟我打招呼,叫我坐在他边上的空椅子上。

他跟我唠嗑,问我是哪里人、孩子多大了等家常话题。那种态度和表情,极似和蔼的邻居大爷。我那时才20多岁,而他已是70多岁的副国级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家,却意外地在1992年3月16日因突发心脏病辞世,享年75岁,真是令人痛心。屈武先生也是在同年6月13日逝世的,享年94岁。他俩的这张合影,或许是二老生前的最后一次合影吧。

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摆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政协报》,人手一份。那时的《人民政协报》刚创刊没几年,还是周二刊(每周二、五出版),报社员工总共也只有三五十位。每逢全国政协举行重要会议,同事们就会把最新出版的报纸送到桌上。与会者便利用会议间歇,津津有味地阅读。这其实是报社当年的一种宣传方式。

这张照片的发现,是在王任重同志逝世11年之后的2003年。因为工作调动,我自报社的主楼搬去了西楼办公,从



1991年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屈武同志在交谈。

孙炜 摄

一堆自己拍摄的旧照片里发现了这一张。可是,我已经记不得它的拍摄具体时间和活动背景,只得在照片背后写道:“王任重与屈武。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91年。查一下报纸就知道具体背景了。”结果工作一忙,干脆就忘了查阅报纸这档事,一晃又是20年。

近日,年近花甲的我也准备退休了,开

始清理办公室。突然又翻检出这张照片,于是跑去资料室,翻阅当年的旧报纸,终于确定这张照片未曾发表,更显示了它的珍贵。我在资料室查到的,是1990年3月22日王任重同志参加全国两会中共小组(一组)讨论会上的全景照片,他桌前摆放的就是这只茶杯。

(作者系人民政协报社社史办负责人)

书写时代华章 开创伟业新境

全根先

《人民政协报》是全国政协机关报,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在学术、文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对于作者来说,一生中能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一篇文章,已经是一件让人心满意足、值得骄傲的事情了。而不才如我,在近4年来已发表了6篇文章,承蒙垂爱,深感荣幸!值此《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之际,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我与《人民政协报》开始有实质性接触,是在2018年。当年7月21日,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敏同志不幸逝世,我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悲痛,很快就写了《用生命谱写的抗联赞歌》一文,并将文稿给了《人民政协报》。2016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5周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活动,邀请时年93岁的李敏同志来北京参加活动。这天,正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馆藏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我和几位同事陪同李敏同志和其他几位抗联老战士及其家属去观展。一路上我搀扶着李敏同志,她不停地给我讲述当年抗联的一些故事,时不时地唱抗联歌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要带她去乘电梯,她却坚持从台阶上去。编辑精心安排,拙作于当年8月2日发表。文章发表后,人民网、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等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019年11月14日,我写的《内蒙古骑兵一师的两任达斡尔族师长》一文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写这篇文章,除了追忆骑兵一师的辉煌历史,讲述为人淡忘的鲜活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就是第一任师长莫德尔特(郭东部)是内人的外公。由于他的事迹书记载甚少,家里的老人也语焉不详,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感觉到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要留住历史。这篇文章发表后,人民网历史频道、党史频道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转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中广为传播。

2020年秋冬,我采访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亲历者朱世英老人。当时,她已经是103岁高龄了。由于疫情原因,采访只进行了3次,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尽管如此,朱老仍为我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21年3月25日,朱老不幸病逝。我写的纪念文章《朱世英: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和成长》于4月2日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又有许多媒体转载。意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转载后,有多地纪检部门网站转发。

2022年,我又有3篇文章在《人民政协报》发表,可以说创下自己的一个纪录,分别是《人类早期文明的精神追求》(11月10日)、《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物故事》(11月17日)、《在困境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台湾省籍学者陈鼓应先生》(12月31日)。其中,前两篇实际上是一篇,因版面原

因分拆的。陈鼓应先生是国际著名道家文化学者,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得到过邓小平、邓颖超、杨尚昆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接见。

几年来,我除了写文章,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民政协报》的一名忠实读者,尤其是《春秋周刊》《文化周刊》《学术家园》等,更是我平时最为关注的。这当然是因为我的职业和兴趣。另一方面,翻开历史画卷,记录时代华章,思考现实人生,助力文化复兴,也是人们普遍关注、必须担负的重大使命。40年来,《人民政协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繁荣学术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人们了解历史、传承文明、展望未来的一个重要窗口。《人民政协报》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功在史册!

回首往事,四十年沧桑巨变,筲路蓝缕,灿烂辉煌;展望未来,数千年文明传承,任重道远,积厚流光。书不尽言,兹以《桂枝香》词作为结尾。

桂枝香

贺《人民政协报》创刊四十周年

全根先

春回报庆。正疫病渐微,黎庶奔竞。南北东西踏遍,暗香疏影。神州万里山河社,百年来、于斯为盛。顿开风气,英雄辈出,汗青彪炳。忆往昔、寻踪觅径。看今日谁人,方向标领。兴复征程,勇往直前驱骋。披荆斩棘开天地,睦邻安邦辟新境。云烟如画,阳光明媚,碧波千顷。

2023年2月16日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200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安徽宿州市政协工作。上班第一天,通信员把一沓报纸送到办公室,我打开一看,一排醒目的文字映入眼帘——《人民政协报》,当仔细阅读以后,深深被这份厚重的“文化大餐”所吸引,在这里传递党的声音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历程;在这里了解经济、社会、民生、教育、健康等丰富的知识;在这里学到全国各地政协新鲜的做法。

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人民政协报》忠实的读者并结下“不解之缘”。在久而久之的阅读中,我的内心深处开始萌发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要以《人民政协报》为范文,学习新闻和理论方面的写作。写作之初,投稿、退稿、再投、屡退屡写、锲而不舍,不断总结写

作的特点、规律、新闻点的捕捉和语言的运用,就这样一直没有气馁并坚持着。

我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伴随着政协工作点滴积累并逐渐付诸报端,数十篇新闻报道跃然在《人民政协报》上,曾经连续5年报道宿州市政协全会的盛况,并在《人民政协报》通讯员QQ群与全国各地政协“同行们”畅谈感受和心得,心情异常激动。

1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珍藏着那一张张见证我成长并保持清香“温度”的报纸,我至今还感恩报纸编辑老师们对我的支持帮助和厚爱,他们所传递的那份温情将永远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如果说《人民政协报》启迪和打开了我写作的大门,那么,编辑部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以他们的真诚和热情给予我极大鼓励和

信心。是他们引领着我,让我在“人民政协”的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是他们给予的关爱,让我这棵无名的小草在文化乐园里茁壮成长。我不会忘记,乌云斯琴老师曾给我的点评,她对主题的挖掘、结构的布局、逻辑的推敲特别是质朴文风培养,都让我受益匪浅。还有几位老师都以他们文人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风度,一路潜移默化对我传帮带,让我难以忘怀。他们的勤奋好学和谦虚热情,他们对政协事业的专注和对生活的乐观向上,他们对朋友尤其是对读者的真诚和友情,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有人说:读报是一种穿越,也是一种修行。之前我并不理解,但随着读报的厚度和阅历深度叠加,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人民政协报伴我一路前行

魏指挥

和新的启迪。《人民政协报》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越读心里越明,越理心里越清,越看心里越亮,报伴我激情,步伐也愈发轻盈。

正是有了这样的沉淀和积累之后,我在政协工作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工作思路,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政协人,及早转变进入政协角色、熟悉岗位业务,不断增强于好本职工作的本领。通过《人民政协报》这份厚重的字里行间,我汲取丰厚的养分、开启智慧思维、坚守人生理想。我始终怀着感恩的心回望这条路,通过坚持不懈的执着与追求,时刻勉励自己,一定要始终如一用心用情读好《人民政协报》,要像人民政协事业的前辈们那样去接力、去传承、去奉献、去热爱我们可爱的事业。

(作者系安徽省宿州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

我的文章被转载了

周二中

作为一个写作者,文章被转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说明你的文章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在2005年,我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曾被《新华文摘》转载过,那一期的《新华文摘》我还一直收藏在家里。后来写作,文章就很少有被转载的了。这事儿,可遇不可求。

2019年6月,我转岗到了民进江苏常州市委员会机关工作,承担宣传报道任务。于是,政协、党派类的报刊又进入了我的视野,《人民政协报》从此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为民进会员,学习宣传会史知识是我的责任。学习会史,重要的是学习民进历史上一些先辈的事迹,像马叙伦、赵朴初、叶圣陶等先贤一直是我景仰的对象。我广泛收集他们在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小故事,不仅经常向会员讲述,还写成小文章,向《人民政协报》投稿。《人民政协报》也经常刊发我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转发到我们常州民进会员群的微信群里,供会员们学习参考。

有一次到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参观,事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灵山大佛建成的一些历史情况,发现为建大佛,赵朴初先生出了很大的力。但后来在决定佛像叫什么名字时,赵朴初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佛菩萨是信众立起来,多数老百姓怎么称呼就叫什么名字,无须我个人定夺。”当他听说多数人都叫灵山大佛时,开心地说了这个名字好,于是郑重地写下“灵山大佛”4个

字。这是一件小事,但充分体现了赵朴初先生的民主思想。对此事,我深有感触,写成小文《赵朴初的“做主”》,发表在2021年4月8日的《人民政协报》第11版上。没想到时间不长,一个朋友告诉我,我有一篇文章被《中国剪报》转载了,朋友还将《中国剪报》赠给了我,我一看,是当年5月3日的。

接下来,我又有一篇发表在《人民政协报》上的文章被大报转载。外地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朋友在微信里给我发来今年1月9日《学习时报》电子版,一篇文章题目是《李大钊的墓碑》,我一看,这不是我写的文章吗?

事情是这样的,到民进常州市委员会机关工作之前,我在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委工作过,我热衷于研究党史人物,现在我还兼任常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会员、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董亦湘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我经常写一些有关党史方面的论文,也多次获奖。短文《李大钊的墓碑》就是多方搜集材料写成的,发表在2022年12月8日《人民政协报》上。

非常感谢《人民政协报》。如果说我那两篇被转载的文章是两朵鲜花的话,那么《人民政协报》就是供鲜花成长的坚实的大地。没有大地的奉献,哪有鲜花四处绽放呢?

最近又发现,凡我发表于《人民政协报》上有关民进先辈的文章,都被民进中央网站民进网转载了,如《赵朴初的节俭》《赵朴初诗贺〈新民晚报〉复刊》《郑振铎的骨气》《郑振铎的文物情》等,莫不如此,这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人民政协报》,你我同携手,共同走在美好的春天里!
(作者系民进江苏常州市委组宣处处长)

编者按:

2023年4月6日,是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的日子。40年来,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忠实地记录和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进程;40年来,我们得到了各级政协统战组织、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和广大政协委员的鼎力支持,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了无数感人故事。

在喜迎创刊40周年之际,我们特举办“我与人民政协报同行”征文活动,期待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讲述与人民政协报的难忘故事,一同回望过去,擘画未来。



本报记者 姜贵东 摄